

——福克纳作品精选系列——
William Faulkner

去吧，摩西

Go Down, Moses



〔美〕威廉·福克纳——著 李文俊——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福克纳作品精选系列——
William Faulkner

去吧，摩西

Go Down, Moses

〔美〕威廉·福克纳——著

李文俊——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吧,摩西/(美)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

(福克纳作品精选系列)

ISBN 978-7-5321-6603-9

I. ①去… II. ①威…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0492 号

William Faulkner

GO DOWN, MOSE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邱小群 刘佳俊

封面绘图: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去吧,摩西

[美]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9,000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603-9/I·5258 定价:49.00 元

献给大妈

卡洛琳·巴尔

密西西比人

(1840—1940)

她生为奴隶，但对我的家庭
忠心耿耿，慷慨大方，从不
计较报酬，并在我的童年时代
给予我不可估量的深情与热爱

目 录

话说当年	1
灶火与炉床	29
大黑傻子	119
古老的部族	143
熊	169
三角洲之秋	307
去吧，摩西	339

话说当年

艾萨克·麦卡斯林，人称“艾克大叔”，早过七十都快奔八十了，他也就不再实说自己的年纪了，如今是个鳏夫，半个县的人都叫他大叔，但他连个儿子都没有。^①

这里要说的并非他亲身经历、甚至亲眼目睹的故事，经历与目睹的是年纪比他大的表亲麦卡斯林·爱德蒙兹，此人乃是艾萨克姑妈的孙子，说起来是家族中女儿一支的后裔，不过却是产业的继承人，到一定时候又会是赠予人，这份产业原先有人认为而现在仍然有人觉得该是艾萨克的，因为当初从印第安事务衙门那里得到土地所有权状的是姓他那个姓的人，而住在这儿的他父亲手下的奴隶的有些后裔直到如今仍

① 本节原文除第一个词 (Issac) 系大写之外，每段首词均为小写，而每段结尾处均无句号。作者的用意是表示出此节与以下各节时间上的差异。这一节可以看作是故事正文之前的“楔子”。

然姓他的这个姓。可是艾萨克本人却不作此想：——二十年来他一直是
是个鳏夫，他一生中所拥有的东西里，无法一下子塞进衣袋并抱在手
里拿走的就是那张窄窄的铁床和那条沾有锈迹的薄褥子，那是他进森
林野营时用的，他去那里打鹿、猎熊、钓鱼，有时也不为什么，仅仅
是因为他喜欢森林；他没有任何财产，也从来不想拥有，因为土地并
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的，就跟阳光、空气和气候一样；他仍
然住在杰弗生镇一所质量低劣的木结构平房里，那是他和他女人结婚
时老丈人送的，他女人临死时把房子传给了他，他装作接受了，默许
了，为的是讨她喜欢，让她走的时候心里轻松些，不过尽管临终有遗
言关照，这房子并非他的由法院判定有正式遗嘱规定而具有永久所有
权的产业，正式说法是不是这样可不清楚，反正是这么回事，而他留
着房子仅仅是为了让他小姨和那几个外甥有地方住，他老婆死后他们
便跟他住在一起，也是为了自己可以住其中的一间，老婆在世时他就
是这样住的，她那时也愿意他这样住，如今小姨和外甥们也这样，他
们愿意他这样住，直到他去世，至于死后这并非他亲身经历、甚至亲
自记得的，仅仅是从表外甥麦卡斯林处听来的，是耳闻而得的陈年旧
事，他这外甥出生于一八五〇年，大他十六岁，由于艾萨克这棵独苗
儿出生时父亲已年近七十，所以与其说麦卡斯林是他外甥还不如说是
长兄，或者说简直就是他父亲而非外甥与哥哥，这故事发生在早年间。

2

那时候他^①和布克大叔发现托梅的图尔又逃走了，便跑回到大房

① 这里的“他”已不是艾萨克，而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下同。本故事发生在1859年，当时他9岁。下文常用“孩子”来指他。

子里去，这时候，他们听见布蒂大叔在厨房里诅咒和吼叫，接着狐狸和那些狗冲出厨房，穿过门厅进入狗房，他们还听到它们急急穿过狗房进入他和布克大叔的房间接着看见它们重新穿过门厅进入布蒂大叔的房间，然后听见它们急急穿过布蒂大叔的房间重新进入厨房，到这时听起来像是厨房的烟囱整个儿坍塌了，而布蒂大叔大叫得直像条汽艇在拉汽笛，这时狐狸、狗群外加五六根劈柴一起从厨房里冲出来把布蒂大叔裹挟在当中而他手里也拿着根劈柴瞅见什么就揍什么。真是好一场精彩的赛跑呀。

当他和布克大叔跑进他们的房间去取布克大叔的领带时，那只狐狸已经窜到壁炉架上的钟后面去了。布克大叔从抽屉里取出领带，把几只狗踢开，揪住狐狸脖颈上的皮，把它拎下来，塞回床底下的柳条筐里，接着他们走进厨房，布蒂大叔正在那里把早饭从炉灰里捡起来，用他的围裙擦干净。“你们这究竟算什么意思，”他说，“把这天杀的狐狸放出来让一群狗满屋子的追撵？”

“别提那骚狐狸了，”布克大叔说，“托梅的图尔又跑了。快让我和卡斯胡乱吃点早饭。没准我们能赶在他到达那边之前把他逮住。”

这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托梅的图尔是往哪儿跑的，但凡有机会可以开溜，一年总有两回吧，他总是朝休伯特·布钱普先生的庄园跑去的，就在县界的另一边，休伯特先生（跟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一样，他也是个老光棍）的妹妹索凤西芭小姐至今还想让大家称那地方为“沃维克”，这是英国一个府邸的名称，她说休伯特没准是真传的伯爵，只不过他从来没有那份傲气，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争取恢复他的正当权利。托梅的图尔是去那儿跟休伯特先生的女奴谭尼厮混的，他总是在那儿泡着直到有人前去把他抓回来。他们无法从休伯特先生手里买下谭尼，用这个办法来稳住托梅的图尔，因为布克大叔说他和布蒂大叔手底下黑鬼已经太多，弄得都没法在自己地里自由走动

了，他们又不能让托梅的图尔卖给休伯特先生，因为休伯特先生说他不但不想买托梅的图尔，也不想让自己的家里有这个天杀的白皮肤的（他身上有一半麦卡斯林家血液^①）小伙子，白送不要，即使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肯倒贴房饭钱也不要。若是没人立即去把托梅的图尔领回来，休伯特先生就会自己把他押来，还和索凤西芭小姐一起来，他们会待上一个星期或甚至更久，索凤西芭小姐住在布蒂大叔的房间里，而布蒂大叔就得干脆搬出房子，睡到小木屋区去，那是麦卡斯林的外曾祖父在世时黑奴们住的地方，外曾祖父死后，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就让所有的黑鬼都搬进外曾祖父来不及装修完毕的大房子里去，而黑鬼们住在那儿时，布蒂大叔连做饭也不上那儿去做，甚至连屋子也不再进去，只除了晚饭后在前廊上坐坐，在黑暗里坐在休伯特先生与布克大叔之间，过了一会儿，连休伯特先生也敛住了话头，不再说等索凤西芭小姐出嫁时他还要往给她的陪嫁上增添多少口黑奴和多少英亩土地，而是就去睡觉了。去年夏季有一天半夜里，布蒂大叔偶然醒来，恰巧听见休伯特先生驾车离开庄园的声音，等他叫醒大家，大家让索凤西芭小姐起床、穿戴好，再把车套好出发，赶上休伯特先生，天都快亮了^②。因此，总是他卡斯和布克大叔出发去逮托梅的图尔的，因为布蒂大叔是从来不出门的，他不愿进城，就连到休伯特先生那里把托梅的图尔领回来也不愿去，虽然大伙儿知道布蒂大叔冒起风险来要比布克大叔胆大十倍。

他们匆匆忙忙把早饭吃完。布克大叔趁大伙儿朝空地跑去抓马儿时赶紧把领带打上。抓托梅的图尔是他唯一需要打领带的时候，而他从去年夏天那个晚上之后就再未把它从抽屉里取出来过，当时布蒂大

① 因为图尔是托梅跟艾萨克的祖父卡洛瑟斯老爷养的私生子。

② 如作为陪伴者的休伯特不在，未婚的索凤西芭小姐的名誉将受到损害，布克便不得不与之结婚。因此，他们非得把想摆脱妹妹的休伯特追住不可。

叔在黑暗里把他弄醒，说：“起来，得赶快。”布蒂大叔则是连一根领带都没有的；布克大叔说布蒂大叔根本不愿费这份心，即使在他们这样的地区，感谢上帝这儿女士是如此稀少，一个男人可以骑马沿着一根直线走上好几天，也无需因见到一位而躲躲闪闪。他的奶奶（亦即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的妹妹；他自幼失母，是姥姥把他一手领大的。他的教名，麦卡斯林，也由此得来，而他的全名是卡洛瑟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说布克大叔和布蒂大叔两人合用一根领带，无非是堵别人的口的一种办法，不让他们说两人像双胞胎，因为即使年届六十，他们仍然一听人说分不出他俩谁是谁就要跟人打架；这时麦卡斯林的父亲就说了，任何人只要跟布蒂大叔打过一次扑克，就再也不会把他当作布克大叔或是任何人了。

乔纳斯^①已经给两匹马备好鞍，等在那里了。布克大叔登上马背的动作一点儿也不像个六十岁的人，他瘦削灵活得像一只猫，头颅圆圆的，一头白发留得很短，一双灰眼睛又小又冷酷，下巴上蒙着一层白胡茬，他一只脚刚插进马镫，那匹马就挪动步子了，等来到开着的院门口就已经在奔跑了，到这时，布克大叔才往马鞍上坐了下去。爱德蒙兹不等乔纳斯托他上去，便胡乱爬到那匹矮小些的马上，用脚跟夹了夹，让小马跑起它那僵僵的、两下两下连得挺紧的小步，出了院门去追赶布克大叔，这时布蒂大叔（麦卡斯林甚至都没注意到他在场）从院门里跨出来一把抓住马嚼。“看着他点儿，”布蒂大叔说，“看着梯奥菲留斯。一旦有什么不对头，赶紧骑马回来叫我。听见了吗？”

“听见了，大叔，”麦卡斯林说，“快让我走吧。我连布克大叔都要撵不上，更别说托梅的图尔——”

^① 应是麦卡斯林庄园里的一个黑种仆人。

布克大叔骑的是“黑约翰”，因为只消他们能在离休伯特先生家院门至少一英里的地方看见托梅的图尔，“黑约翰”就能在两分钟内撵上他。因此当他们来到离休伯特先生家大约三英里的那片长洼地时，瞧，托梅的图尔果然正在前面大约一英里外端坐在那匹叫“杰克”的骡子背上往前赶路呢。布克大叔伸出胳膊往后一挥，勒紧缰绳，蹲伏在他那匹大马的背上，圆圆的小脑袋和长有瘤子的脖子像乌龟那样伸得长长的。“盯住^①！”他悄没声地说，“你躲好，别让他见到你惊跑了。我穿过林子绕到他前面去，咱们要在小河渡口把他两头堵住。”

他等着，直到布克大叔消失在林子里。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可是托梅的图尔看到他了。他逼近得太早了；也许是因为生怕赶不上看见图尔被撵上树^②。那真是他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精彩的一次赛跑。他从未见过老杰克跑得这么快，而托梅的图尔平时走路总不慌不忙的，即使骑在骡背上也这样，谁也没料到他也能快跑。布克大叔在林子里呼啸了一声，对准猎物冲去，紧接着只见黑约翰从树丛里窜出来，急急奔着，伸直身子，平平的，像只鹰隼，这时布克大叔简直就趴在它耳朵后面，一边在大声吼叫，看上去活像一只大黑鹰^③驮着只麻雀，他们穿过田野，跳过沟渠，又穿过另一片田野，这时这孩子也动起来；还不等他明白过来，那匹母马已在全速飞奔，他自己也吼叫起来。照说作为黑人，托梅的图尔一见他们本该从牲口背上跳下，用自己的双脚跑的。可是他没这样做；兴许是托梅的图尔从布克大叔处溜走已有点历史，所以已习惯于像白人那样逃跑了。仿佛是人和骡把

① 打猎用语，原文为“stole away”，意思是催促猎狗紧跟住猎物的嗅迹。

② 这前后用的都是猎人追捕猎物的语言。“撵上树”即逼进死角之意。

③ 据注家泰勒女士说，这种美国南方的沼泽鹰在冬季总是掠过野草飞捕猎物。故此福克纳以之比喻布克大叔胯下的那匹黑马。

托梅的图尔平时走路的速度和老杰克生平发挥得最好的速度加到了一起，而这速度恰好足以使他赶在布克大叔之前到达渡口。等孩子和小马赶到时，黑约翰已经喘得不行，浑身冒汗，布克大叔下了马，牵着它溜圈儿，好让它缓过劲儿来，这时他们已能听到一英里外休伯特先生家招呼进午餐的号角声了。

不过，眼下托梅的图尔好像也不在休伯特先生的庄园里。那黑孩子仍然坐在门柱上，在吹号——院门早就没有了，光剩下两根门柱，一个个头跟他差不多的黑孩子坐在一根门柱上，正在吹一把猎狐小号；这就是索凤西芭小姐仍然在提醒人们其名称为沃维克的那个庄园，虽则人们早已清楚她要这样称呼用意何在，到后来一方面人们不愿意叫它沃维克而她呢甚至都不想知道他们在讲的是什麼，于是听上去就像是她和休伯特先生拥有的是两个各不相干的庄园，却占据着同一块地方，仿佛是一个叠在另一个之上。休伯特先生正坐在“泉房”里，脱了靴子，双脚浸在泉水里，一边啜饮甜酒^①。不过那边的人谁也没看见托梅的图尔；有一阵子好像休伯特先生甚至连布克大叔所说的那人是谁都对不上号。“哦，那个黑鬼，”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咱们吃过午饭去找他就是了。”

不过看上去他们也还不打算吃饭呢。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干了一杯甜酒，这时休伯特先生总算派人去关照门柱上的那孩子可以不必吹了，接着他和布克大叔又干了一杯，而布克大叔仍在不断地说：“我只不过是想找回我的黑小子。然后我们就得动身回家。”

“吃了午饭再说吧，”休伯特先生说，“要是咱们没能在厨房左近把他轰出来，咱们就放狗出去搜他。只要那臭挨刀的沃克种狗^②嗅得出来，就不愁逮不住他。”

① 用糖水、波旁威士忌和冰兑成的一种饮料。

② 一种猎狐犬，因约翰·沃克参与育种而得名。

可是终于有一只手从楼上百叶窗破洞里伸出来，开始挥动一块手帕或别的什么白布。于是他们穿过后廊，走进宅子，休伯特先生跟往常一样，再次警告他们要留神他还顾不上修的一处朽坏的地板。这以后他们站在门厅里，过不多久传来一阵环佩叮当与衣裙窸窣的声音，他们开始闻到香气，原来是索凤西芭小姐下楼来了。她把头发拢在一顶带花边的软帽里；她穿的是星期天穿的出客服装，一根珠链和一条红缎带系在脖子上，有个黑小姐给她拿着扇子，孩子静静地站在布克大叔身后一点儿的地方，注视着她的嘴唇，一直盯到双唇张开，他看见了那颗有黄斑的牙齿。他以前从未见到过有谁牙齿带黄斑，他还记得有一回他姥姥和他爸爸谈到布蒂大叔和布克大叔，他姥姥说索凤西芭小姐有一阵子也还算好看。也许她好看过。他可说不准。他才只九岁啊。

“唷，是梯奥菲留斯先生呀，”她说，“还有小麦卡斯林，”她说。她从不把眼光投向他，这时也不是在对他说说话，这他很清楚，虽然他做好了准备，也平衡好身子，等布克大叔脚往后退时也把他的脚向后退。^①“欢迎光临沃维克呀。”

他和布克大叔把脚退了退。“我无非是来把我的黑小子领回去，”布克大叔说，“完了我们就得动身回家。”

接下去索凤西芭小姐讲了一通一只大黄蜂的事，不过他记不清是怎么讲的了。话说得太快，也说得太多，耳环与珠链的碰击声犹如小体型的骡子一路小跑时它那小挽链发出的音响，而香气也更咄咄逼人了，好像耳环与珠链每一晃动都能把香水喷雾似的喷向别人似的，他还盯视着那颗变色的牙齿在她的唇间轻叩并闪光；反正是在说布克大叔像只从一朵又一朵花里吮吸蜜汁的蜜蜂，从不在一处久留，而积贮

① 这是当时美国南方绅士正式鞠躬的一种姿势：在把头低下去的同时右脚向后退 18 英寸左右。

的蜜都虚掷在布蒂大叔的荒凉的空气里了^①，她把布蒂大叔叫作阿摩蒂乌斯先生，就像把布克大叔叫作梯奥菲留斯先生一样，要不，说不定这蜜汁是留待一位女王莅临时享用的吧，那么这位幸运的女王又是谁，将于何时莅临呢？“什么，小姐？”布克大叔说。这时候休伯特先生接茬说了：

“哈。一只雄蜂^②啊。我看等他把双手揪住那黑小子的时候，那黑小子会觉得布克是只雄赳赳的大黄蜂^③哩。不过我想布克眼下最需要的还是尝点肉汁，吃点饼干和喝上一杯咖啡。我自己也饿了呢。”

他们走进餐厅吃起来，这时索凤西芭小姐说真不像话，只隔开半天骑马路程的邻居如今也不常来往，布克大叔就是这样，于是布克大叔说是的，小姐，接着索凤西芭小姐说布克大叔打从生下来躺在摇篮那会儿起就是个铁了心的浪荡单身汉，这一回布克大叔竟停止了咀嚼，把眼睛抬起来说，是的，小姐，他的确是这样，而且天生如此，现在太晚了，再改也难了，不过至少他可以感谢上帝没有哪位女士必须受和他与布蒂大叔一起生活的罪，这时索凤西芭小姐又说了，呀，也许布克大叔仅仅是至今还未遇到这样一位女士吧，她会不但愿意接受布克大叔愿意称之为受罪的那种生活，而且还会使布克大叔觉得连自己的自由也只不过是值得为之付出的一个很小的代价呢，这时布克大叔说：“是啊，小姐。还没有遇到。”

接着他、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走出屋子来到前廊上坐下。休伯特先生甚至还没来得及再把鞋子脱掉，也没来得及请布克大叔把他的也脱了，索凤西芭小姐就从门里走了出来，托着一只托盘，上面搁着

① 参见英国诗人托·格雷(1716—1771)的《墓园挽歌》中的诗句：“世界上多少花吐艳而无人知晓，/把芳香白白的散发给荒凉的空气。”

② 此处的“雄”，原文为“buck”，与“布克”谐音，休伯特是接住妹妹的话头在打趣。

③ 英语俗语中有“疯得像只大黄蜂”(mad as a hornet)之说。休伯特是在继续逗弄布克。

又是一杯甜酒。“得了，西贝，”休伯特先生说，“他才吃过饭。他现在不想喝。”可是索凤西芭小姐像是根本没听见他的话。她站在那里，那颗黄斑牙现在没有闪光，而是固定着，因为她这会儿没开口说话，只是把甜酒递给布克大叔，过了片刻才说她爸爸以前总是说再没有一位密西比^①女士的纤手更能使一杯密西比甜酒喝起来更加怡人的了，布克大叔想不想看看她以前是怎样给爸爸添点甜味的呢？她举起酒杯抿了一小口，然后端还给布克大叔，这一回布克大叔接下了。他再次把一只脚往后退了退，喝下了那杯甜酒，说若是休伯特先生打算躺下休息的话，他也可以睡一会儿，因为从各种情况看来，托梅的图尔是决心让他们有一番漫长、艰苦的追逐的，除非休伯特先生的那些狗表现特别出色，与往常大不一样。

休伯特先生和布克大叔进到宅子里去了。小麦卡斯林过了不多会儿也站起来，绕到后院，等他们起床。他一抬头就看见托梅的图尔的脑袋在巷子围栏的上方移动。可是等他穿过院子去拦截时，托梅的图尔连跑都没跑。他蹲在一丛灌木后面，观察着宅子，眼光从灌木丛边上朝后门与楼上的窗子看去，他发出声音，不能确切地算是耳语，却也不是大声嚷嚷：“他们这会儿在干啥？”

“他们这会儿在打盹儿，”麦卡斯林说，“不过你别太高兴了；他们起床后要放狗来逮你呢。”

“哈，”托梅的图尔说，“你也别太高兴了。我现在有保护了。我只消做到在得到那句话之前别让老布克逮住我。”

“什么话？”麦卡斯林说，“谁发的话？是休伯特先生决心把你从布克大叔手里买下吗？”

“唔，”托梅的图尔又说了，“我受到的保护可比休伯特先生自己

① 密西西比的简称，这里有学小儿语故作娇态之意。